

SCIENCE
&
CULTURE

科文文化透视系列

科文图书

全集

民国第一奇书

人问：「要如何才不失败？」我说：「你须先把厚黑史观、厚黑哲理与夫厚黑哲理之应用彻底了解，出而应事，才可免于失败。兵法曰：先立于不败之地，又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厚黑学亦如是而已。」

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处世学
「厚黑教主」集大成之作

厚黑学

李宗吾·著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科文图书

科文文化透视系列

全集

民国第一奇书

厚学

李宗吾·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黑学全集/李宗吾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 - 7 - 80742 - 812 - 1

I. 厚… II. 李… III. 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377 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 - 6894736(发行热线)0791 - 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厚黑学全集
作 者 李宗吾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吴山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网上购书 www.dangdang.com(当当网)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42 - 812 -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 - 51234337

序言：迂老自述（李宗吾自传） 1

第一篇 厚黑学

自序 20

一、绪论 20

二、厚黑学论 22

三、厚黑经 25

四、厚黑传习录 28

五、结论 32

附：古文体之《厚黑学》 33

第二篇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

自序一 38

自序二 39

一、性灵与磁电 40

二、孟荀言性争点 45

三、宋儒言性误点 50

四、告子言性正确 55

五、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 63

六、人事变化之轨道 68

七、世界进化之轨道 74

八、达尔文学说之修正 78

九、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 83

十、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 87

十一、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95

第三篇 厚黑丛话

自序 100

致读者诸君 101

厚黑丛话卷一 103

厚黑丛话卷二 116

厚黑丛话卷三 134

目 录

厚
黑
学
全
集

厚黑丛话卷四	148
厚黑丛话卷五	169
厚黑丛话卷六	187

第四篇 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自序	206
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207

第五篇 社会问题之商榷

自序	216
一、公私财产之区分	217
二、人性善恶之研究	219
三、世界进化之轨道	230
四、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	236
五、各种学说之调和	248

第六篇 中国学术之趋势

自序	254
一、老子与诸教之关系	255
二、宋学与蜀学	277
三、宋儒之道统	286
四、中西文化之融合	294

附录一

一、我的思想统系	306
二、怕老婆哲学	334
三、六十晋一妙文	339

附录二：厚黑人物传略

一、汉高祖：刘邦	342
二、魏武帝：曹操	352
三、晋宣帝：司马懿	371



序言：迂老自述 (李宗吾自传)

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自传”，而我却不敢。何也？传者传也，谓其传诸当世，传诸后世也。传不传，听诸他人，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你们的孔子，和吾家聃大公，俱是千古传人，而自己却述而不作。所以鄙人只写“自述”，而不写“自传”。众人即殷殷问我，我只得据实详述，即或人不问我，我也要絮絮叨叨，向他陈述，是之谓自述。

张君默生，屡与我通信，至今尚未识面，他叫我写“自传”，情词殷挚，我因写《迂老随笔》。把我之身世，夹杂写于其中，已经写了许多，寄文上海《宇宙风》登载。现在变更计划，关于我之身世者，写为《迂老自述》，关于厚黑学哲理者，写入《迂老随笔》。我之事迹，已见之《迂老随笔》及《厚黑丛话》者，此处则从略。

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之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者少，渊源于我父者多。

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嘉应直隶州，改名梅县），时则南宋建炎二年也。广东一世祖敏公，二世祖上达公……十五世润唐公，于雍正三年乙己，挈家人蜀，住隆昌县萧家桥，时年六十一矣。是为入蜀始祖，公为儒医，卒时年八十二，葬萧家桥，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

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

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汇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东家即送与他。公自谓此地必发达，坟坝极宽，留供后人建筑，坟坝现为马路占去，余地仍不小。

三世祖正芸公，也以教书为业，生五子，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长子和第五子之子，也是秀才。第三子名焯，字文成，是我高祖，一直传到我，才得了一个秀才，满清皇帝，赏我一名举人，较之他房，实有逊色。焯公子孙繁衍，五世同堂，分家时，一百零二人，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也算一时之盛，因为只知读书之故，家产一分再分，遂日趋贫困。

焯公长子永枋，为我曾祖，广东同乡人，在自井修一庙，曰南华宫，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公之弟永材，以善书名，庙成，碑文匾对，多出其手；光绪中，毁于火，遗迹无存，先人著作，除族谱上，有诗文数首外，其他一无所有。距汇柴口数里，有一小溪，曰会溪桥，碑上序文，及会溪桥三大字，为永材公所书，书法赵松雪，见者皆称佳妙，所可考者，唯此而已。自井世家，以豆芽湾陈家为第一，进士翰林，蝉联不绝，我家先人，多在其家教书，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我父幼年，曾从永材公读。

自井号称王李两大姓，有双牌坊李家、三多寨李家……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而以双牌坊，三多寨两家为最盛。民国元年，族弟静修，在商场突飞猛进，大家都惊了，说道：“这个李静修，是从哪里来？”陈学渊说道：“这是一对山李家，当其发达时，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二十八年，我从成都归家，重修族谱，先人遗事，一无所知，欲就学渊访之，不料已死，询之陈举才，云：但闻有李永材之名，他事则不知。记得幼年时，清明节，随父亲到柳沟坝扫墓，陈星三率其子侄，衣冠济济，也来扫墓，其墓在润唐公墓之下。我辈围观之，星三指谓其子侄曰：“此某某老师之祖坟也。”旋问族中长辈曰：“某老师是你何人？某老师是你何人？其后嗣如何？”长辈一一答之，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才殷殷若是。今已多年，对答之语，全不记忆，其所谓某老师者，除永枋公外，不知尚有何人，先人遗事淹没，可胜叹哉！

永枋公在汇柴口开染房，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将及店门，必庄摄其容乃敢过，公见之，亦唯温语慰问，从未以疾言厉色加人。公最善排难解纷，我父述其遗事颇多。年七十，易箦时，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之，乃凭几而卒。我父为永枋公之孙，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夜间，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我父常举以教我，我读书能稍知奋勉，立身行己，尚无大过者，皆从此种训话而来。我

父尝曰：“教子婴孩，教妇初来。”又曰：“教子者以身教，不以言教。”诚名言也。

我家族谱字辈，是“唐景正文水，山高世泽长”。“文”字辈皆单名火旁，而以“文”字作号名。我是“世”字辈。我祖父乐山公，务农、种小菜卖，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沿街卖之。公身魁梧，性朴质，上街担粪，人与说话，立而谈，担在肩上，不放下，黠者故与久谈，则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公夜膳后即睡，家人就寝时即起，不复睡。熟睡时，百呼不醒，如呼盗至，则梦中惊起。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毕，则持一棍往守菜圃，其地在汇柴口，蒲家坝大路之侧，贼窃他人物经过，公见即奔逐之，贼畏甚，恒绕道避之。年终，割肉十斤，腌作新年之用。公自持刀修割边角，命祖母往摘萝卜作汤，嘱曰：“大者留以出售，小者留俟长成，须一窝双生，而又破裂不中售者。”祖母寻遍园中，不得一枚。及汤熟，公自持瓢，盛入碗，复倾入锅中，祖母询之，则曰：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苦不能遍也。数日即病卒，祖母割腌肉一方献台前，见之即大泣，自言泪比肉多。我祖父以世家子，而穷困如是，勤苦如是，其死也，祖母深痛之，取所用扁担藏之曰：“后世子孙如昌达，当裹以红绫，悬之正堂梁上。”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祖母姓曾，固高山寨（距一对山数里）富家女，其父以一对山李氏，为诗礼之家，故许字焉。归公后，挑水担粪，劳苦过贫家女。每归宁，见猫犬剩余之饭，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先人一食之难，至于如此，后世子孙，毋忘也。”不肖今日，安居坐食，无所事事，愧负先人多矣！

乐山公生我父一人，父名高仁，字静安，先祖没后，即归家务农，偕我母工作，勤苦一如先祖。家渐裕，购置田地，满四十岁，得病，延余姓医生诊之，余与我家有瓜葛亲，握脉惊曰：“李老表，你怎么得下此病？此为劳瘁过度所致，赶急把家务放下，当如死了一般，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一事不管。我父生二女，长女未出阁死，次女年十余，专门侍疾，静养三年，病愈，六十九岁乃卒。

父养病时，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看毕无书，家有《四书》的讲书，也寻来看，我父胞叔温山公学问很好，一日见父问曰：“你在家做些什么？”答曰：“看《四书》的讲书。”温山公大奖之，我父很高兴，益加研究。

我弟兄七人，我行六，三哥早卒，成立者六房，父命之曰：“六谦堂。”除我外，弟兄皆务农，唯虹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有点商性质。

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四十。我生于己卯年

正月，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四十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俱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以是有愧子由耳。

我父病愈时，近邻有一业，欲卖与我父，索价甚昂，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故意说无钱买，彼此钩心斗角，邻人声言，欲控之官，说我父当买不买，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我父只有屋后绕道而行。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买时又生种种纠葛。我七弟生于辛巳年正月廿五日，正是我父同邻人钩心斗角时代生的，世本为人，精于机警，我家父母死，哥嫂死，丧事俱他一手所办。尝对我说道：“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好在家中死几个人，有事办，不然这日子难得过。”此虽戏言，其性情已可概见，据此看来，古人所谓胎教，真是不错，请科学家研究一下。

我自有知识以来，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不甚作工，唯偶尔拉甘蔗叶，或种葫豆时盖灰，做这类工作而已。工人作工，他携着叶烟杆，或火笼，挟着书，坐在围土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看书，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每夜我父在堂屋内，同家人聚谈，我尝把神龕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或倚神龕而看。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也不喊我看，也不喊我不看，唯呼我为“迂夫子”而已。我之喜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想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为一种嗜好。我看书是不择书的，无论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我都一例视之，拿在手中看。我有此嗜书之天性，假令有名师益友，指示门径，而家中又藏有书籍，我之成就，岂如今日？言念及此，唯浩叹而已。

我父每晨，必巡行田垅一次，尝说：“田塍，土边，某处有一缺口，有一小石，我都清清楚楚的。”又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山上做工情形，我都知道。”我出外归来，尝问我：“工人做至何处？”我实未留心看，依

稀仿佛对之，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

我虽生长农家，却未做工，只有放学归来，叫我牵牛喂水，抱草喂牛，种葫豆时，叫我停学在家，帮着丢葫豆，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碾米碾糠，我亦携书而往。我考得秀才时，照例晏客，佃户王三支，当众笑我道：“而今当老爷了（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如果再拿着书，在牛屁股后面走，我们要不依你的，老爷们都跟着牛屁股走，我们干什么？”但是我碾米碾糠时，还是携书而往。

我父所看之书，只得三本：（一）《圣论广训》（此书是乾隆所著，颂行天下，童生进场考试，要默写，名为默写，实则照书誊），钱塘《朱柏庐治家格言》。这是我父养病时，请徐老师誊的，字甚工楷。（二）《别心要览》，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呼之为格言书。（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一夕，书以训子者，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甚看。椒山奏折及遗嘱亦少有看，所常常不离者，则在前二种，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我细加研究，始知我父读书，注重实用。《三字经注解》，及椒山奏折，只可供谈助，椒山遗嘱虽好，但说得太具体，一览无余，不如前二种之意味深长。我父常常读之，大约是把它们当作座右铭。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十五日去世，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

最奇者，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他读的《圣论广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徐老师用朱笔圈点断句，其他三书，俱是白本，我父未圈点一句。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字，就连墨笔画的圈圈，都未见过一个。我们弟兄六人，随时都有人在侧，无论写什么，他都喊儿子动笔，我看他吃饭捏筷子，手指很僵硬，且有点发颤，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

我父常说：“唐翼修著有《人生必读书》。”我考试到叙府，买得此书，送在他面前，他也不看，还是喊我拿《圣论广训》和格言书来，揣其心理，大约是谓：只此二书已够用了，其他皆是赘瘤。

我父常常说道：“你的书读窜皮了，书是拿来应用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你读成‘书还书，我还我’去了。”我受过此种庭训，故无事时，即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因而著出《厚黑学》与《心理与力学》等书，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其实不然。我等于赵括谈兵，与人发生交涉，无不受其愚弄，依然是“书还书，我还我”。

我父又说：“书读那么多做甚？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

他死死记下，其余不合我心的，可以不看。”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只得三本，而三本中，还有许多地方，绝未寓目。常听他曼声念道：“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圣论广训》中语）“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生贫贱（《别心要览》中语）。应箕应尾，你两个……”（椒山遗嘱中语，应箕应尾，是椒山之子。）我父常常喊我近前，讲与我听，我当了秀才，还是要讲与我听，我听之津津有味。我此次归来，将《别心要览》，寻出细读，真是句句名言，我生平做事，处处与之违反，以致潦倒终身，后悔莫及。

我读书的方式，纯是取法我父，任何书，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得着新书，把序文看了，前面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细看，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就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一而二，二而三，推究下去。我以为，世间的道理，为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世间的书读不完。譬如，听说某家馆子菜好，我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道菜来吃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东大街，会府等处游玩，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他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又把他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样样皆合用，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全行购归？我这种说法，纯是本之我父，因此之故，我看书，入理不深，而腹笥又很空虚。

我在亲友家要不惯。但只要有几本书，有一架床，我拿着书，卧在床上，任好久，我都住得惯。其书不拘看过的，未看过的，或是曾经熟读的，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看。我一到他人室内，见桌上有书，即想翻来看。不过怕人讨厌，不好去翻罢了。但是我虽这样喜书，而家中储见书柜的书，成都有几书柜的书，许多都未下细看过，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每本打开来，随便看一下就丢了，看了等于未看。

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故喜欢购书，而购得来又不细看，徒呼负负，近年立誓不购书，而性之所近，见了就要买，买来又不看，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及成都的书，搬来作了宗吾图书馆，供众人阅读好了。

亡弟之子泽新，对我说：“我见着书，心中就糊涂，一进生意场中，心中就开朗。”我的性情，恰与相反，提着家中事务，心中就厌烦。一打开书，心中就开朗。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而家中小孙儿、小孙女都开得起。赴人宴会归来，问我：吃些什么菜，我无论如何记不全。身上衣服，尺寸若干，至今不知道，告诉我跟着就忘了。上街买物，分不出好歹，不敢还价，想买书就买得来，而买笔又买不来。别人读我《厚黑学》，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还莫

有脱，朋友往来，我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音乐一门，我完全不懂，戏曲中，有所谓西皮二簧，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当省视学，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假充内行；名人字画，我分不出好歹，别人评得津津有味，我不敢开腔，不敢说好，怕人追问好处安在。我幼年订古姓女，其叔古威侯，是威远秀才，以善书名。我家接一位关老师，见着我的字说道：“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我未在古代献丑。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他一日进我房中，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堆有寸多高，他取来一看，叹息道：“你也可算勤快了，怎么字还是这样？”我听了凄然泣下。阅卷者常常批：“字太劣”或“字宜学”。雷铁崖常说我：“你那个手爪印确该拿来宰。”我天性上，有这种大缺点，岂真古人所谓“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耶。

我从师学作八股，父亲命我拿与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中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怪议论？”总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诸胸中，久之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推寻下去，方知圣人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把疑团打破，惜其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

我父常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莫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我父一日问我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

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恻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读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从成都辞职归家，关门读了一年的书，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种破绽。盖怵惕者，我畏死也，恻隐者，怕人之死也。乍见孺子将入井，恍如死临头上，我心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细审之，此乃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此乃人类天性也。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只是著书时，为行文简洁起见，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创出的学说，就迂谬百出了。我父的议论，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我著《心理与力学》把此种议论载上去，张君默生来信说：“怵惕恻隐一释，为千古发明。”殊不知此种议论，是渊源于我父。

我父上街，常同会溪桥罗大老师维桢，谢家坝谢老师文甫等在汇柴口茶馆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未知是我父发明的，抑是同罗谢诸人研究出来的。我父尝因讲《四书》，挨了两耳光，他却深以为荣，常向我弟兄讲述，我把事实详述于下：

永枋公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俱死，唯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即我祖……第五子韞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请族人至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弟兄披麻戴孝，点烛祀神毕，把棺材打开，大呼：“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曳，朝街上走。我父不知是何事，跟着追去，彼时年已五十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拦住！”问之才知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住张家沱滚水，否则赴自井分县喊冤。我父问明所欠若干，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毕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韞山公之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韞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我父说：“世兴等对于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韞山公厉声曰：“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账，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伐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说道：“么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仍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

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否则是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温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仔细看过，道理我也仔细想过，所以么公被我问穷了。”

我父尝说：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我曾查韩魏公及唐翼修所云，系出《人生必读》书内，《判心要览》中无之。）故我父每日从鸡鸣即起，我自有关知识以来，见他无一日不如此，虽大雪亦然。然时无有洋火，起来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口含叶烟，坐到天明，将本日工人应作的活路，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划定。父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盖实行此语也。我与父亲同床睡，有时喊我醒，同我讲书，谈人情物理，有时喊我，我装作睡着，也就算了。可知他独坐时，都在研究书理。但他在灯下，从不看书。我母亲引着小兄弟，在隔壁一间屋睡，有时把我母喊醒，用广东话，谈家务及族亲的事。此等情景，至今如在目前。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自我看之，毫不算事，我父曰：“以身教，不以言教。”真名言哉！

我父亲起居饮食，有一定的，每晨，命家人于火锅开时，用米汤冲一蛋花调糖吃。人言米锅内煮鸡蛋吃，最益人，我父不能食白蛋，故改而食此。半少午，吃几杯酒，睡一觉，无一日不然，不肯在亲友家宿，迫不得已留宿，即在韞山公家宿，韞山公都要预备。同学曾龙骧娶妻，我祖母姓曾，是亲戚，我父往贺留宿，与雷铁崖同一间屋，我父鸡鸣起来，独坐酌酒，把铁崖呼醒谈天。后铁崖问我说道：“你们老太爷，是个疯子，天未明，即闹起。”一般人呼我为疯子，我这疯病，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后来铁崖留学日本，倒真正疯了。（事见拙著《厚黑丛话》。）

我父尝对我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处理家务，事事妥当。工人作工时间，无片刻浪费，这都是得力于早起独坐。我父怕工人晏起了，耽搁工作，而每晨呼之起，又觉得讨厌，他把堂屋门作得很坚实，见窗上现白色，再开歇房小门一看，天果然亮了，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即惊醒。

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问我道：“这章书怎么讲？子曰：‘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朝日读书，不理家务，犹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莫得，岂不饿死了？”一连问了几回。后来我把答案想起，他再问。我说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个车儿，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都忍心要卖他的，叫孔子出门走路，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无微不至。颜渊有了这种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这种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唯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我父听了大笑。从此以后，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我闭目回思，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渊源之一。

我父购的基业，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由张家山前进数里，有位王翰林，名荫槐，字植青，与宋芸子同榜，王得编修，宋得检讨。王之父名瑞堂，与我父同当苍首，植青妹，嫁与杨姓，与我家边界相连，我往杨家，见植青书有一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这二句，我常常讽诵，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

我所引以为憾者：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叫我看书，只看《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这类庸俗不堪之书，其高者，不过叫我读二十四史，读古文而已。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提都未提过。迄今思之，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不然我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当日因为八股试帖，不能满我之意，而其他学问，又无人指示门径，朝日只拿些道理，东想西想。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我，而其书中要紧之点，我却记得，马越跑得快，观的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说，而独成一说，而“厚黑学”三字，于是出现于世。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八股时代，有所谓考课，是用以津贴士子的，自井分县，有四季课，富顺县城，有月课，（自井离县九十里，专人下去，得题飞跑回井，把文作起，连夜送进城），自井文武庙鸿文书院，及贡井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我读书，米是家中挑，靠考课得奖金，作零用及购书之费。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每一题到手，我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即遵朱注，也把众人应说之话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后：

（1）有一次，月课题，“彼恶敢当我哉”。我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刀斫案，起兵拒之，那个意思，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其时我已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大旨言：“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2）又一次，月课题，“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作了两卷，（甲）第一卷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若不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乙）第二卷：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龟斋一段，不是曾说“孝哉即是人言”吗？因此我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门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意若曰：“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正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若曰：“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可字。朱注，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我这种说法，显与朱注违背。

这三本卷子，都被录取，我未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使有也是暗合。我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我喜欢写散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算完事，又另换一

本，这个方法，又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至于作策论，那更可由我乱说了。我生平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无有新异的文字，我是不喜欢写的。不过昔年是作八股，作策论，今则改作经济、政治、外交等题目罢了。张君默生信来，称我为大思想家，误矣！误矣！

我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作工，他尝对我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在盐涌井去，每挑在一百斤以上，硬把我压够了，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有如登仙。”他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免去作工，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任，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故铁崖考课，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而民心则可做可不做，使彼时无所谓月课，则铁崖将在家中作工修老矣。其留学日本，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

民心天资较铁崖为高，铁崖则用死功，作文“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说他：文笔笨拙，他说我：文笔轻浅，彼此两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无一日间断，及留学日本，把笨拙脱去，遂大有文名，而我则轻浅如故，且日趋俚俗；铁崖死矣，使其见之，不知作何评语。

庚子年应县试，我与雷氏弟兄同路，在路上民心向我说道：“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莫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名曰：“案首”，俗呼为“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哪知后来县试案首就是我，府试案首，就是民心，可见凡人不可妄自菲薄。铁崖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到院试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一千数百人，入学定额，廿四名。

我买部李善注《昭明文选》，点看了半年。县试头场题目，是“而不见舆薪，至舆薪之不见”。我作起文来，横顺都要成韵语，我也就全篇作韵语，不料榜发竟到第七，以后我循规蹈矩地做，终场竟得案首。后来富顺应月课，有一次，题是“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我作了两卷，第一卷循规蹈矩的作，第二卷全篇作韵语，第一卷是用心作的，第二卷是信笔写的。后来第一卷落，第二卷反被录取。此卷至今尚在。文章本是要不得，我所以提及者，见得我在八股时代，作文字，常常破坏藩篱，所以今日著书也破坏藩篱。是之谓：“厚黑学出于八股之官。”

雷民心应县试，前几场本是前十名，第四场出一题，“陈平论”，民心数陈平六大罪，六出奇计，每一计是一罪，在那个时代，应试童生，有不知陈平为何人者，民心能这样做，也算本事。哪知县官看了，说道：“这